



欧美服饰文化 性别角色期待研究

OUMEI FUSHI WENHUA XINGBIE JUESE QIDAI YANJIU

高秀明 ©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16YSD010)

欧美服饰文化 性别角色期待研究

高秀明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 南京 •

内 容 提 要

本书首先从性别角色和性别认同等基本概念入手,分析了性别角色导致的服装差异,阐述了性别角色建构与服装之间的关系。第二章研究了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欧洲服装史上男性服装简洁化的原因。第三章引入了男性性别角色中的女性化问题。第四章讲述了皮革服装塑造的超男性形象。第五章研究了都市美型男的时尚和性向之间的关系。第六章分析了嬉普士的亚文化。第七章研究了时尚领域内的雌雄同体潮流。

整本书以性别角色期待为线索,以年代为序逐步展开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美服饰文化性别角色期待研究/ 高秀明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641-7024-0

I. ①欧… II. ①高… III. ①服饰文化—性别—社会—角色—研究—欧洲 ②服饰文化—性别—社会角色—研究—美国 IV. ①TS94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3254 号

欧美服饰文化性别角色期待研究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8.25		
字 数	152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7024-0		
定 价	28.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1830

序

地球上只有人类物种需要穿衣,但凡穿衣的人都会碰到服饰与性别的关系问题。性别包含了递增含义,即由生理性别引发的社会性别。服饰乃人工制品,可以根据人的需要真实反映或掩盖一个人的真实面貌,满足人所要表现的形象。

根据生理性别,服饰被分为男装和女装;根据社会性别,服饰被要求其着装效果反映性别的社会角色。在性别的二元论下,可对服饰和性别作排列组合,发生的情形如下:男性—男装、女性—女装、男性—女装、女性—男装,以及模糊状态——中性和雌雄同体。

本书以欧美服饰为研究背景,从多个角度研究了服饰文化中的性别角色问题,看似一个杂谈,却印证了服饰是性别角色操演的工具。

目 录

- 第一章 性别差异与服装时尚 1
 - 一、性别和性别角色 1
 - 二、性别角色与服装差异 5
 - 三、服装的性别角色差异构建 7
- 第二章 伟大的男性化放弃 11
 - 一、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性别时尚变化 11
 - 二、现代男性化男装的开端 18
 - 三、相伴发生的女性化女性服装 19
 - 四、伟大的男性化放弃 21
- 第三章 男性与女人气 23
 - 一、女人气概念及观点 23
 - 二、男性女人气的不同分歧 27
 - 三、奥斯卡·王尔德女人气形象 31
- 第四章 超男性皮革形象 50
 - 一、皮夹克与战争 51
 - 二、皮夹克与摩托车 55
 - 三、皮夹克与摇滚 58
 - 四、塑造超男性皮革形象先驱 62

第五章 都市美型男	69
一、都市美型男特征	69
二、都市美型男的主要论述	72
三、都市美型男与纨绔	81
四、都市美型男与性向	83
第六章 嬉普士(hipster)形象	92
一、嬉普士的含义	92
二、嬉普士的文化偏爱	96
三、嬉普士与嬉皮士的差异	104
第七章 雌雄同体时尚	107
一、雌雄同体概念	107
二、雌雄同体的完美理想	108
三、大众文化中雌雄同体偶像	111
四、雌雄同体性别角色界限	113
参考文献	119
后记	125

性别差异与服装时尚

时尚是社会和文化变化的镜子,也是人们解读特定文化的媒介,因为它是最为可见的消费形式,在人们社会身份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旦文化和社会体系发生变化,服装的选择也会受到影响和改变。时尚被用来定义社会身份,而性别角色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身份。

人的身体是一种物理形式,经过训练,能呈现出特有的姿势和动作。在社会中,人的身体被按照或背离社会规范接受训练和操演,管理姿势、动作和行为,即身体被建构为内在自我伦理的外在文本。身体成为一种界面和领地,各种力量在这里交叉汇聚,使身体上篆刻着各种代码,使一个人的身份遍布于身体表面。身体的穿着就是表达自我身份的方式之一。

服装代码的视觉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公共或私人空间中,表达社会、文化和性别信息。服装是性别差异的视觉标识。从历史上看,总是试图“固定”女性或男性性别角色和“视觉代码”的交流参数,从社会角度区分性别界限。即使男女两性的着装形式有相同或相似之处,着装上只要细微的操作,就可以清晰地交流性别差异。但是,总会出现视觉代码的错位,通过操纵身体,对身体进行修改和补充,以颠覆或背离性别界限的区分。性别角色及其分类最容易遭受批评,因为它们有很高的价值,受到人们的渴望和崇拜。

一、性别和性别角色

人从出生到死亡总是受到性别的围困。新生儿一旦降生,就根据性别被穿上蓝色或粉色服装。这些行为只是他/她一生中首先面临的性别刻板印象,他/

她被告知是男性/女性,在今后人生中还将被告知男性和女性分别具有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特征含义。

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在《父权制的创造》(Creation of Patriarchy)中指出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是生物学概念,后者是文化性概念。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如同自然和文化的关系。性别是一种生物或生理差别,是自然现象。男性和女性各有一组不同的生殖器官,身体上生殖器官的存在和缺失决定了性别。性别角色是一种文化现象,性别角色差异是文化差异。因此,性别限制在生物学范畴,而性别角色具有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含义。

在大部分父权文化中,女性和男性有各自独特的心理特征,这是一种标准惯例。这些特征不仅仅是描述性,而且起着规范性的影响作用。例如,女性化特征不仅指我们能够从女性那里找到这样的特征,而且认为女性只有具有这样的特征才是被希望和适当的。以一种社会性的方式,将男性化和女性化特征称之为“美德”,从而产生了社会性别和性别角色。性别角色是社会期待男性和女性相信、采纳和完成既定的性别角色规范,并通过个体表达,个体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服从强制性性别角色规范,并逐渐形成自觉。

在现实社会中,标准的说法是,男性的美德是强烈的意志、独立、勇敢、理性和控制情绪的能力,而女性的美德是温柔、养育、同情、怜悯、直觉和表达情感的能力。这种区分暗示了女性应该具有所有这些美德,而且只能具有这些美德,男性也是如此。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可以追溯到很早时期就将人类的美德作了性别的分类。柏拉图(Plato)反对美德性别二元化,认为美德应该男女共同具有,而不分年龄和性别。但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却赞同这种观点,认为两性要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他们的美德必须有差别。他认为,男性的角色应该是参加社会活动,在经济上支撑家庭,用一双坚强的手管理着妻子、孩子和奴隶;而女性的角色就是看管丈夫的财富,管理他的家庭,养育和照看孩子们。因此,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男性和女性需要有真正的、不同的勇气履行各自的美德:男性需要有命令的勇气,女性需要有服从的勇气。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知道我们今天面临的更加全面的“男性化”和“女性化”的二元化。不知道女性有或应该有超强的直觉能力,也不知道女性天生地就有理解他人情感和表达自身情

感的能力。这些独特的概念似乎在较近代产生,也许在启蒙运动时期产生。然后,由于工业化,大多数有经济收入的家庭雇佣男性工人进入工厂,成为有工资收入的男性,而女性则成为没有工资收入的家庭劳动者。由于劳动力的不同,而明显地将两性进行差别区分,也许不是偶然的。

通过劳动得到工资补偿的劳动力市场被男性垄断之前,大多数哲学家就主张男性在智力和体力上优越于女性。或者早在《圣经》中就讲述了夏娃的不道德和神对她的惩罚,也就意味着所有女性缺失。但是,当女性,特别是中产阶级女性被看成是没有工资收入的家庭劳动力时,她们又被分配了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为她们的丈夫和孩子提供所有的理解和情感支持,而这种理解和情感在家庭之外、日益变得无人性的社会中是无法找到的。如果女性被委任了这种新的困难角色,那么女性就要培养特别的直觉和表达能力,那是男性所没有的,这是必要的,或者至少被认为为了方便起见。这至少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8和19世纪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精深理论,讲述男性化和女性化之间不同的心理差别,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今日。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小说家、神学家、社会生物学家和作家,坚持不懈地阐述那些难以捉摸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本质特征。女性不断地受到警告,如果她们坚持男女平等,她们的女性化特征将丧失,而男性如果迁就女性,仍然被责骂为软弱或没有男子气概。

在西方传统中,期待女性穿着裙装,从事烹饪、清洁和养育孩子,保持纤细漂亮的身材,保持被动、安静、服从、守道和纯洁。女性角色形象是身体、智力和情感上的弱者。这些规范被应用后,女性被劝告不要举重物、淌汗、侵略性和参加体力活动,像太太那样,不要有男性化特征。如果女性跨越界限,展示出男性特征,她们的性别身份、性取向、价值观和社会角色都会遭到质疑。而男性角色被期待穿着裤装,强壮、独立和健康,具有侵略性、盛气凌人和在外工作。总之,男性是效用性,女性是表现性。由此产生性别角色表征图式,即性别形象。性别形象在判断自我和他人时具有强大的力量。

性别认同是指一个人认为自身具有男性或女性特征的程度,男性通常认为自己具有男性特征,同样,女性一般认为自己具有女性特征。有可能某些女性认为自己具有男性特征,或男性认为自己具有女性特征。从社会学角度,性别认同是一个人依据自身识别的所有性别含义应用于自身。反之,这些自我识别含义成为性别行为的动力源泉。一个人有比较多男性特征认同,他的行为更加

男性化,例如,更加支配性、竞争性和自治的行为。一个人也许将自己标记为女性,但其行为方式并不是表述性、热情和顺从,而是主导、理性和支配。

在反对传统美德的背景下,产生了男女平等主义概念的雌雄同体心理。支持雌雄同体的人认为,将女性化和男性化特征二元化,不能完全涵盖人类应该具有的行为方式,很明显,有时一个人既需要理性,又需要直觉。如果一个人既具有女性美德又具有男性美德,就能面对男性或女性遇到的问题。

因此,雌雄同体主义者坚持,人类的能力和自我发展需要跨越性别的固定模式。雌雄同体主义者坚持柏拉图的观点,认为男女两性的美德是相等的。如果要求男性应该强壮、理性和独立,那么也应该要求女性如此;如果要求女性温柔、养育,也应该要求男性这样。这种理论的经验支撑来自心理学家 Sandra 和 Daryl Bem。Bem 认为,在广泛范围内,雌雄同体的人比只有女性气质或男性气质的人更加容易取得成功。他们总结到,具有雌雄同体心理的人比具有单性气质的人更加胜任和成熟。

因此,雌雄同体成为人类成功发展的中性性别标准。但是,雌雄同体主义者建议,个性的心理发展要有一个新的标准,同时,家庭、政治和其他社会机构也要进行彻底的重组。在雌雄同体的社会中,两性应该平等地抚养孩子;在以前的男性化领域里,例如经济、政治、社会、艺术等领域里女性也应该与男性平等。取消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传统模式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不同社会角色之间经济和地位的差别;即使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不再是建立在性别或其他道德的非相关因素上。

关于这种雌雄同体的理想心理说法,也有很多反对意见。一些来自反对男女平等主义的阵营,矛头直接指向雌雄同体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在谈到人类特征和社会角色上,享有社会性的自由性别规范。其他的反对者来自主张男女平等主义的阵营,反对将雌雄同体的易变性作为取得目标的手段,而不是反对目的本身。

反对女权主义的人经常声称,在男性和女性角色与特征形象之间的二元化是不能改变的,因为它是基于男女两性之间某些天生的和无法回避的心理差别。认为男女之间的重要差别是男性比女性更加理性,即他们的理性分析和深思熟虑的能力超过女性。很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认为,男性和女性的本质差别在于,男性天生地比女性有侵略性。例如,Steven Goldberg 争论到,男性的荷尔蒙睾丸激素使男性更加偏爱侵略性行为,对权力和地位有更多的需

求。Goldberg 声称,正是这个原因,女性接受的教育正是为了女性自身的好处,女性要培养特别的女性化能力,而不是鼓励女性在一些领域内与男性竞争,否则由于男性的侵略性,在很多情形女性将会失败。

对很多男女平等主义者看来,雌雄同体代表了逃离性别的牢笼——即强迫女性和男性应该具有不同的社会性心理和行为。在男女平等主义意义上,雌雄同体毋庸置疑就是生理上的雌雄同体性,一种生物性不正常,一个人的身体没有能够发展为清晰的女性化或男性化的行为方式。男女平等的雌雄同体主义者(即致力于雌雄同体者)认为,更加确切地说是心理上的雌雄同体,是女性化和男性化特质在单个人身上的结合。

因此,雌雄同体的人是指既具有理性又具有情感,既强壮又顾家,既果敢又有同情心,只是根据情况的不同而显示不同特征。她或他的特征与传统规定的女性化和男性化范式相悖。雌雄同体主义者坚持,传统规定了男性要有强壮的、理性的和无情感的,女性要有柔弱的、情感性和非理性,雌雄同体平衡这种极端的两极,使男女两性特征具有易变性,因而无论从个性还是从社会有着相当大的优越性。

尽管性别的生物性能够直接地影响男性化和女性化(也许是错误的),但是不管它的影响是什么,社会影响力仍然是相当强大的。

二、性别角色与服装差异

为何服装比其他物品更遭人评头论足,因为它与身体相关,使性别和性别角色具体化,形成男性和女性应有何种形象的概念,得以在第一眼就辨别出着装者的性别。在生命早期阶段,婴儿还未有性别差别意识之前,就被警告着装上的性别差别,至少在两岁之前,他们就能区别不同性别的人。穿蓝色服装的婴儿被期待日后长得帅气、强健和敏捷,而穿粉色服装的婴儿被期待日后长得美丽、甜美和优雅。在这里色彩起着暗示或刺激作用,影响儿童成长中的行为,并引导他/她按照期待的方向发展。

服装有三种区隔作用:第一是区别外貌,第二是区别性别,第三是区别等级。性别差别通过个性评估、社会判断和对“适当”着装的期待来控制。尽管我们每天穿衣,我们自动地选择与大众一致的性别化服装,但这些选择不是根据

我们身体的本质需求,而是根据社会建构的性别角色规范。在内在化规范后,我们将理念认为想当然。我们会惩罚那些错误地穿着性别化服装的人。服装一直围绕着性别角色,反复定义性别角色界限。目的是从日常生活中男性和女性的着装,展示性别差别,创造和再生男性和女性形象。一般说来,社会要求男性穿得像男性,女性穿得像女性,男女使用不同的服装款式、面料或色彩。我们的文化已经将不同服装单品分别归属于男性和女性,最终使那些服装成为性别角色的象征。牛仔和T恤是最男性化服装,荷叶花边是最女性化服装;在西方,裤子属于男性,长裙属于女性。男性套装(即西装)既强调男性身体特征,还强调身体的男性化特征。特定的服装象征不同性别身份,一旦被认可,这些服装成为一定社会中的代码,代码就这样建立。通过这种编码方式,社会中成员能够彼此交流性别身份。服装不是简单地为了保暖、舒适或端庄,更是身份的视觉表现形式,具有丰富的含义。通过这些代码,清楚地表达特定身体与所处的生活环境、占据的空间和身体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代码可以看成一种语言,人与人之间借助这种语言交流身份。但是,由于代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译码或释码不唯一性,交流的信息也就多样和复杂,不仅如此,代码还在无休止的建构中。

从这种意义上,服装在展现性别差异时,可以脱离真实身体。当提到“裤子”这个名词,我们大脑里就会和男性联系起来;讲到“裙子”就会想到女性。这样服装就能够指示性别差异,指代“男性化”和“女性化”。在特定情形下,一些服装与“男性化”和“女性化”紧密联系,与实际生物性身体无关。在西方,当人们表述“她穿的裤装”,隐含一位强势女性有与男性相关的特征。这里“裤子”指代“男性”和“男性化”。因此,可以说,从着装开始,人的身体就远离了生物身体领域,与文化建立紧密的联系。“男性化”和“女性化”嵌入在我们身体穿着的服装上,当我们阅读身体时,我们将这些区别作为我们的基本常识。换句话说,着装又将文化变成了自然,它将文化规范自然化。

性别角色与服装相辅相成,着装身体通过述行(performative)展示性别角色,性别角色化的着装有助于规定行为。性别角色一直处于社会制造过程中,不断地变化,影响性别化着装的变化。服装是一种媒体,表征性别角色,与此同时,探索改变女性化和男性化的概念。服装能够塑造和体现社会提倡的性别和性别角色形象。

三、服装的性别角色差异构建

服装的性别区分不是一直都很清晰。在西方,直到18世纪,两性服装没有太大差别,男女都穿装饰服装。上流社会成员所穿服装包括大量采用蕾丝、华丽天鹅绒、丝绸和装饰鞋子、精致帽子、假发和大量香水。一种粉色丝绸套装镶嵌金丝和银丝被看成是彻底的男性化服装。服装是社会等级象征,社会等级越高服装越华丽。

到19世纪初,性别差异服装产生,男性特征的服装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男性不再使用任何形式的装饰,只采用简单、素净、深色的服装。特别是裤装,有效地建立了不同于女性的男性身份。裤子使人能够快步行走、奔跑甚至跳跃,它提供的可能性姿势和运动幅度,体现出男性的健康、健壮和力量,成为新型男性特征。Flügel 比喻为“男性的伟大放弃(The Great Male Renunciation)”,是时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从此,中国人称之为“西服”的“套装”垄断性地成为19世纪男性的着装代码。男性对“漂亮”外表不再感兴趣,只注重效用性。勤俭节约、刻苦工作和发展个体经济,以及工业和商业中的纪律、可靠性和诚实性等价值观都体现在男性服装上。男性角色与他们为之骄傲的工作和社会地位相关,男性化特征为支配、独立、主动和自信,由此产生概念化男性时尚。商务套装、牛仔成为男性时尚的标志。因为商务套装和牛仔标志着男性的工作特征,这些服装清晰地显示男性是养家糊口之人。从他们的工作特征标志,也间接地说明他们的支配性、独立性、权威性、主动性和自信性,是一位骄傲的掌控者。当男性在政治和商业领域拼搏时,他们将所有奢华的装饰让给了女性。通过女性的着装和外表反映男性的社会地位,时尚变成了女性化。时尚对女性服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且周期性变化。

凡勃伦(Veblen)分析到,在19世纪后期,在美国出现了新兴富有阶级,企图在贸易共和国的“新世界”里再现贵族式的生活方式,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新兴阶级开始通过炫耀性消费显示他们的财富,即炫耀性浪费和休闲。通过购买商品,并舍弃刚刚过时的商品和悠闲的生活方式来证明他们“金钱”的实力。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服装的功能产生变化,变成体现家庭背景的工具,象征家庭的社会地位,以便与他们出身低等的工人阶级出身相区别。服装成为金钱文

化的表达方式,因为服装能使别人在第一眼明了穿着者经济状态。因此,凡勃仑认为,女性的角色证明她主人有能力支付,这就使女性服装比男性服装更有变化性,这也导致时尚的变化,以使女性设法摆脱无用和丑陋过时的时尚。自19世纪以来,西方女性服装从生理和象征上限制了女性的社会性角色。服装日益成为地位品位和性别角色的沟通装置。

在历史进程中,将时尚、华丽服装与女性灵魂深处的虚荣和软弱联系起来,导致男性时尚和女性时尚之间的本质区别是,女性着装为了取悦于男性,为她的主人而骄傲;而男性着装是为了职业生涯。这就解释了,为何女性服装总是装饰珍珠、珠子或艳丽色彩。服装的复杂结构、皮肤或身体的裸露,因为她们愿意被男性“看”。同时,男性着装的目的是为了职场,故而男性时尚较女性时尚严肃和简单。男性将时尚与工作场所联系起来,反映了职业特征、权力、地位和重要性。女性是被男性欣赏的对象,因此,女性化的外貌特征是夸张、艳丽和复杂的服装。

服装成为性别角色的表征,同时又再生性别角色。穿着轻浮和夸张服装的女性不适合参与熙熙攘攘的工业和商业活动,只有男性的简洁服装才适合进入工厂、办公室等社会空间。男性和女性服装样式的区分构成了彼此相关的符号体系,旨在从深层次、最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层面上使性别角色的社会分工合法化。

服装经常被用于种族歧视,同样,也被作为性别歧视的视觉符号。男性服装模式显示了性别上容易获得经济和政治力量,而女性服装用社会眼光看没有男性服装的严肃性。服装文化研究学者 Davis 举例,一位美国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官员被问到,如果哪天早晨戴上他妻子的帽子去办公室,多少钱能够补偿?他起初的回答是,50 000 美元。接着他想了想说道,将要用他余生挣得的钱补偿,因为如果他戴妻子的帽子,他必定终生失去他现有的职位,最终他得出结论是,任何金钱都不足以弥补他失去的荣誉。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时尚遭到了女性主义的谴责。女性主义者认为,服装建构和再生一种女性角色版本,那些版本错误地限制女性,女性必须逃离,才能摆脱限制。逃离性别身份的方法之一就是脱去或拒绝穿着建构性别身份的服装。“烧掉胸罩”这一行为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说法表明服装在性别建构中的地位。服装从根本上再生已经建立的性别身份和地位,

“烧掉胸罩”就是拒绝或逃避这种既定的性别身份。从结构、寓意和再生基础上,通过摧毁,对服装定位的性别身份提出挑战。

拒绝既定性别角色范式有两种策略:蔑视或拒绝时尚和穿着异性服装。蔑视和拒绝时尚就是设法逃出时尚。穿着异性服装则是一种颠覆形式,目的是证明拥有异性的品质和能力,否定性别角色代码。男性角色定义为主动/观看者和女性角色定义为被动/被观看者。女性主义者的颠覆策略就是通过服装颠倒的结构,鼓励女性成为主动的观看者,改变被动角色和不再是男性观看的客体。颠覆策略即女性穿起男性服装,最明显案例就是女性穿起裤装,因为裤装象征了男性权力。这种跨性别着装是企图建构一种期待的、与既定性别身份不同的性别身份,或戏弄现有性别身份的建构。

图 1.1“香烟装”,由著名高级时尚设计师伊夫·圣洛朗于 1966 年设计,在时尚界和大众文化领域一片哗然。设计师企图将女性穿得与男性一样,像男人叼香烟的姿势。他将男性西服与女性服装结合在一起,从而赋予新的含义。尽管女性模特儿身穿西服,但在细微处与男性西服不同。领子的形状采用弧线,女式衬衫塞进裤腰,显示出女性纤细的腰。从视觉上,裤管拉长了模特儿的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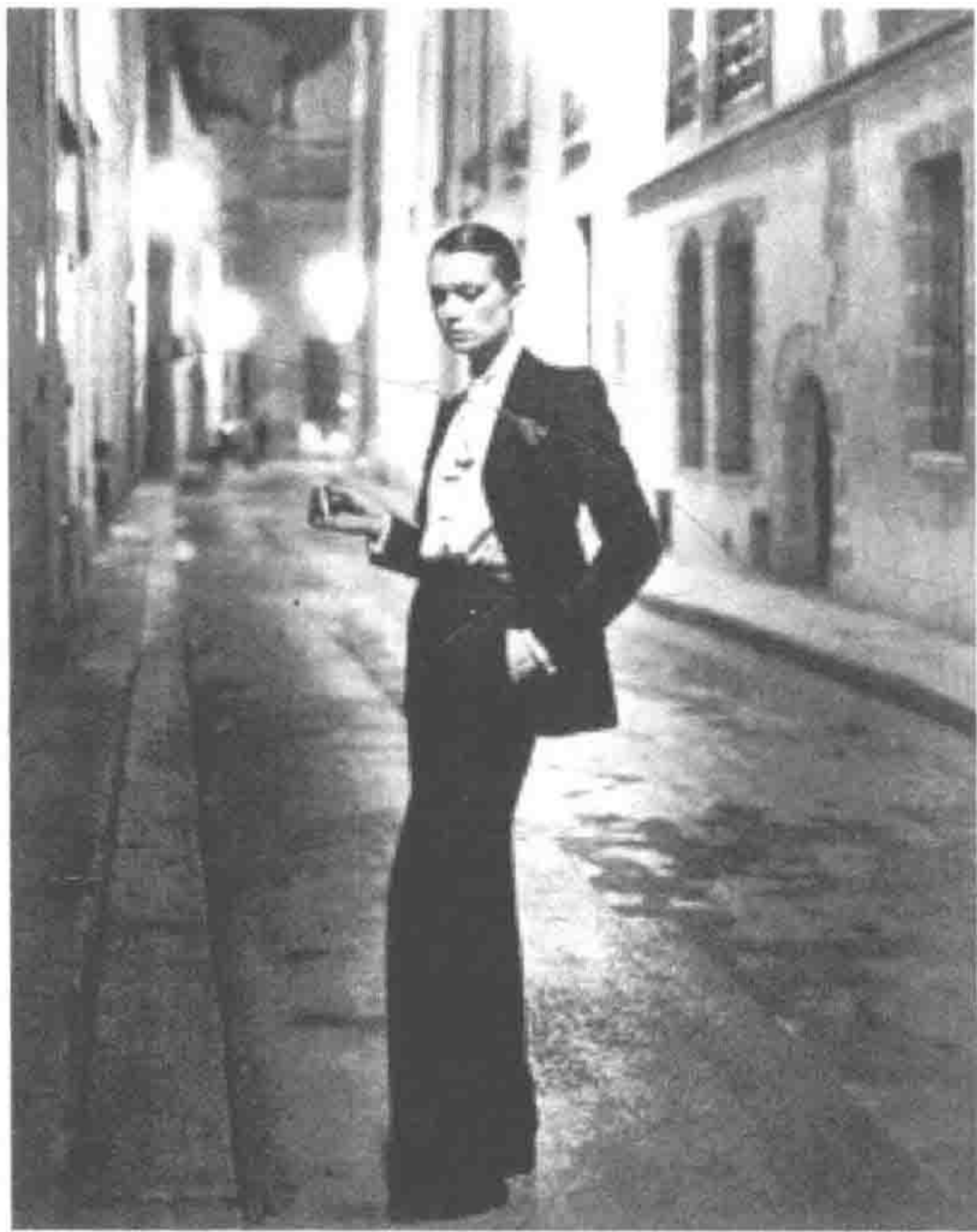


图 1.1 香烟装

1960年代以来,男女之间的传统角色发生了改变,两性角色的变化并非均等,但十分重要。在西方,1960年代早期,女性高级时尚侵入男性时尚领域,一些设计师在他们的部分产品中添加了前卫的男性成衣产品线。尽管一些发布会女模和男模具有相同特征而难以区分,但是,一些享有盛誉的高级时装屋为男性推出花露水和美容产品。长期以来,男性身着保守深色套装,与女性截然区别的局面被打破,男性回到了时尚。

男装时尚潮流的真正崛起归因于休闲服装的产生。男性服装不再是朴素、生硬的深色或中性色彩,而是充满想象,径直朝向女性时尚。内衣、衬衫、网球夹克服等充满各种色彩组合,非严肃着装不再禁锢男性。

数百年来,男女服装之间的隔阂逐渐被时尚所弱化。一方面,男性服装日新月异;另一方面,从1960年代以来,女装广泛采纳男性服装样式,例如,裤装、牛仔、夹克、西服、领带和靴子。男性和女性必须遵守的着装教义变得含糊不清,女性垄断时尚和在衣橱里加些男性化服装的时代已经结束,迎来了男女服装平等发展的年代。

伟大的男性化放弃

1930年,精神分析学家约翰·卡尔·弗卢杰尔(John Carl Flügel)在《服装心理学》(*Psychology of Clothes*)一书描述了现代男性时尚的诞生。“18世纪末,时尚史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情,它至今仍然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却不注意它的价值:男性放弃了所有艳丽、华美、精致和变化多端的各种装饰形式,放弃了美的权利,将这些都留给了女性,他们自身的服装变成最朴素和严谨的艺术,从服装史上看,它值得称之为伟大的男性化放弃(The Great Masculine Renunciation)”。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男性时尚史,它为现代男装奠定了基础。是什么原因导致它的发生?为什么“放弃”未能在女装中发生?本章将从法国大革命、男女性别角色和男性气质三方面作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一、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性别时尚变化

18世纪初期,在英国和法国,贵族的等级地位决定了着装时尚。在法国,以国王为中心的宫廷决定时尚文化;在英国,主要是贵族决定时尚。尽管在精英文化中,法国和英国有细微差别,但它们的时尚文化都以贵族为主。两国贵族保持相似的概念,时尚等同于奢华,即法国和英国的时尚受奢华的驱动。

在贵族统治时代,时尚没有性别区分,而以阶级差异为标志。服装清晰标志着装者是谁和属于何种群体。路易十四采纳女性化服装,十足贵族女人气形象,但在当时这种行为从未与“女人气”或“同性恋”联系起来。在宫廷里,地位通过外貌显现。男性即使采用奢华装饰,仍然掌控权力,社会的审美理念用有闲和不劳动度量,劳动只与较低阶层相关。白皮肤、无肌肉、服装装饰是社会等